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七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七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七二冊目次

史部・地理類

天下郡國利病書不分卷(二)

〔清〕顧炎武撰
涵芬樓輯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手稿本

.....

天下郡國利病書不分卷

(二)

〔清〕顧炎武撰

涵芬樓輯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手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下郡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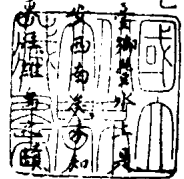
利病書一百二十卷》提要

陝西上

備錄

雍碑

范守已



漢書云文王作豐顏師古註曰今長安西北界蓋古豐水也而杜元凱註在左則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是在長安西南界蓋古豐水也今按大雅云既伐于豳作邑于豐又曰豐水出陶丘之陽又案豐水出終南山東流過鄠縣與銅水合北流入渭鄠方崇國也則豐在鄠縣可知若在長安西北則豐水止北流不可云東注矣

漢書云武王治鎬師古曰今昆明池北郭限是說文曰鎬在上林苑中鎬與鄠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王自鄠居鎬諸侯宗之是為宗周今渭水之東長安之南三十里去鄠二十五里鎬池即其故都鄠道元水經注曰自漢武穿昆明池鎬京基構淪為今無可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一

究是鎬石豐東無款小雅云微執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京至于涇陽正持鎬東而京蓋鎬與涇陽相距不遠焦穫亦在涇陽境內涇陽在漢為池陽地漢書池陽下註云南雅十藝周有焦穫郭璞曰將鉏中是也則焦穫在涇陽可知方則或非相方耳劉向以鎬為千里之鎬不知所據

顏師古曰灃澂涇渭涇鎬潯澂是為八川著相如上林賦曰潯澂乎八川灃澂潯澂涇渭潯澂有鉅水而無灃水豈鉅即灃之本名耶又案漢書所水出舊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舊田谷北入渭顏師古曰灃水秦穆公更石以章霸項視子孫霸水之不可知矣

故長安城在今西安府西北北臨渭水三輔舊事曰城南為而斗

形北為北斗形今觀城形信然及開漢志及班張二賦皆不言及後見長安故圖其城南面三門正南曰安門亦曰鼎路門獨凸出向前左曰覆盎門右曰西安門各稍後數丈北面亦三門東北獨凸出數丈其西以漸而縮東北第一門無門次西一門有二門東曰厨城門西曰洛門又次西一門無門又次西一門有一門曰橫門東南無門其直如引繩有三門中曰清明門北曰宣平門南曰霸城門西南二門西南獨凸出亦有二門中曰宣城門在田中西北向南向章城門西向北曰雍門亦西北向蓋其城沿渭水而築故其曲折皆隨水賦初非有意為斗形也唐人謂為北斗城偶以形似言之耳

船司空漢縣名顏師古曰本主船之官遂以為縣在今華陰東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二

渭水入河處其南為苑林塞即今之潼關也
鄠漢縣名度初曰在鄠水之陽也師古曰即大雅大明詩所謂在鄠之陽書大明詩云在洽之陸在渭之將今鄠陽去渭頗遠尚滿朝邑

杜陵漢縣名有杜水而入渭顏師古曰大雅綿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濇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也案杜陵今為縣遊縣漆在今鄠州三水縣沮即洛水為洛川相士顯述謂土為杜陵可乎朱傳為是

鄠州舊有三原古枸邑漢書云有幽鄉公劉所都顏師古曰枸讀與苟同案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其大夫原氏歸是為荀叔臣贊曰荀當在晉之境內不當在扶風今河東有荀城古荀國則

不為桐邑明甚。又案左氏云。景原鄭鄭文之甥也。又云。鄭侯實伯伐魯。時又云。四國有王。即伯也。是鄭為周之同姓。與魯為二國。然則所謂桐邑者。得非鄭伯之故地耶。而字形不同。然亦未必然。漢書云。池陽縣有黃山。在北師方曰。黃山即今所呼黃山。其故國云。池陽今二原縣。景今黃山在池陽縣北。則池陽為漢陽明甚。故國謂為二原。而以池陽為古沈陽。雲陽地恐未然也。後漢書云。雲陽有荆山。為韓彭處。今其下有荆山。不聞池陽有荆山也。

地通記云。池陽有黃山。有尾谷。景又記。尾谷在潁川陽城。不在池陽。

胡松與知舊書云。涇州以涇水得名。而中山在其城北一里許。其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三

下為涇河。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燒田中宮。即此地。予嘗至涇州。其守亦告曰。此田中也。西門外有山突起。如萬斛因。其上有王母祠。俱言漢武帝幸田中。即此。予亦信之。案後漢書。石扶風。潁縣有田城。為田中。注云。來歙開道處。則田中之不為涇州明甚。

漢有涇陽縣。屬安定郡。非今之涇陽也。當在平涼府西北。漢書云。涇陽縣。而有平頭山。為黃涇水所出。顏師古曰。平音章。此山在今靈州東南。土俗語。謂之河尾山。為郭璞注山海經。乃曰。涇水出朝那縣。而平頭山。案朝那今固原州。不聞有平頭山。師古之言。似為有據。

後漢書云。朝那有秋澗。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葉胡松與知舊書云。朝那澗有二。俱在今固原境內。一在州東二

十里。一在州西三十里。水各方數十里。深不可測。傳有蛟龍藏其中。世遠忘其本。土人呼為東西海。大而西海。子水流百數十里。經隆德靜寧界。即好水川也。案漢書。八戰。塲在焉。然則漢書所謂停而不流者。豈獨指東澗言耶。抑漢時未有西澗。郭漱即秦文王沮楚處。

平涼西有瓦亭驛。在華平園原界上。亂山紛錯。至不可列騎。其道西北通固原。以交寧夏。西南過六盤山。走甘肅。亦要地也。案後漢書。馬援與有瓦亭。平即軍處。前漢書作馬氏。則瓦亭之為。其來久矣。

涇水北地郡有歸德縣。縣有洛水。出北壁。中入河。是不獨河而鄰州。各有洛水而已。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 陝西上

四

長安圖志。載唐太宗時。陵在醴泉縣北五十里九峻山上。其規模皆不宗。所自經。營貞觀二十八年八月畢。上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為刻著。舊之形。後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于北闕。其諸著。舊長貞觀中。擒伏歸。和者。瑞石。肖形狀。而刻其額。凡十四人。六駿。一曰青驪。平實。建德時所乘。二曰什伐。赤平王。世充時所乘。三曰特勤。黑平。宋金剛時所乘。四曰銀露。紫平。東都時所乘。五曰拳毛。馱平。劉黑闥時所乘。六曰白蹄。烏平。蘇仁果時所乘。各有贊。贊四言四句。此則翁仲石馬所自始也。至武后之葬乾陵。則石刻諸長六十一人。高七尺。石人二十。高一丈五尺。石馬十六。高九尺。飛龍馬二。高一丈五尺。石獅四。其二高一丈五尺。其二高六尺。二高六尺。不止如昭陵而已。至今猶雜臥草樹間。

洛陽志謂臨潼在秦為櫟陽漢高莽上皇其地改為萬年縣渭水
經之濁谷水出原注鄭渠又東經不上陵而北屈與沮水合至白
渠與渭泉合俗謂之紫水人謂之紫沮水絕白渠東達萬年縣故
城北為櫟陽渠城即櫟陽宮也漢高帝葬皇考于是縣起墳陵署
邑號改曰萬年也地理志曰馮翊萬年縣高帝置關關曰縣西有
涇渭北有小河由是觀之萬年在渭水之北涇水之東高陵阜平
之間不在驪山趾下明甚

公劉居邠在今邠州三水縣梁山在其南今在水南縣西南去邠
不百里而遙西南距岐山三百餘里蓋于所謂去邠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言止符俗或謂為韓城之梁山非是邠州志載履跡坪
隘莽諸跡謬妄亦甚蓋后稷今武功不在邠州也其所謂皇陵陵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五

陰室猶為近似

涇州西門外有田山上有土母祠志謂為漢田中道業文帝時句
奴入黨關燒回中宮武帝幸回中似不在此涇水經涇州城外
惟城東南下涇水注之涇水出隴州北強蒲葭東北流入涇詩所
謂涇水之即若即此

阜陽山在邠州南城外有五泉雷唐之發第壹無草木望之二土
石陵阜面其高數百仞橫亘數十里山下沃野可耕一望平曠東
至關王溝約四十里居民頗之

鄠縣故棠侯國文王取之作豐邑在長安南七十里有漢陂在紫
閣峯下環抱山麓方廣可數里中有芙蓉池雁之勝杜子美有半
陂以南純漫山之句皆此

說經臺在留縣東二十里終南山坳上松栢石連迤邐以上最
上有洞可容數十百人蓋此子與關尹喜傳經處

秦漢時有函關而無潼關潼關之名不知所自始唯水經云河水
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注云河在關內而流潼激關山
因謂之潼關有潛水注之潛水出松果之上北流逕通谷世亦謂
之通谷水東北注于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或說因水以名
地也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黃坂謂之黃坂城傍絕關涉北
坂以升潼關所謂折黃卷以濟潼關矣據此則潼關漢魏已有第
非以潼水得名耳今城中有水北流俗呼為潼水則方之所謂潛
水矣

潼關河北有風陵世以為女媧陵水經注云關之正北臨河有層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六

阜陽然世謂之風陵載延之所謂風陵也下關指女媧陵

元學士潘昂霄窮河源記

河源在北蕃朵耳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淙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弱不勝人迹近觀弗克傍立高山下視崇若列星以故名火墩腦兒譯言星宿海也群流奔湍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徂東連屬吞噓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爲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以里木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慈蘭又水東南來名里也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輪論譯言九渡通廣六七里馬亦可渡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部落糾集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七

客西人經是兩岐東廣可一二里或半里深莫測矣朵耳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雲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水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六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既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即交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膏峻水亦散漫數有犂牛野馬狼豹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

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入河半月程至歸德州地名必赤里姑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云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八

升春集要又記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關合流
東注蒲昌海伏流地中而出積石其山多玉石武帝因按
古圖書名河所出山口崑崙班固以塞為未嘗見崑崙
唐薛元鼎便吐蕃自崑崙而後出塞二千里得源於樹
廣碧山中高而下所謂崑崙水東以流而積石河相連河
源皆在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亦甚遠他水并涉遂渴吐
蕃亦自崑崙而在焉而南故塞以高而高者傳事取之說
而詳是時薛元鼎自崑崙見之實論元帝元十七年命
新寶佩金虎符授河源自河州而關月始拉其處得之湯
昂書述其所見為通謂河源出吐蕃及日思而都王
自發源至源比南比淮淵分流合冰莫知起極至積石始林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九

本幅及考臨川朱思本得詳古梵字圖書其間分合轉
折自為或異而崑崙積石地域遠近大要相同大略謂河源
東以流所歷皆而崑崙地至關州凡四千五百餘里以入中國
又東以流過關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考積石使而城所至
惟大月氏大宛大夏唐居其餘旁國皆得之傳聞徒見鹽
澤使流至打積石再出遂謂此為河源誠未睹崑崙班固
非一崑崙元鼎雖亦以彼事性以崑崙然歷歷有序其崑
崙山水委曲可信故考傳以元鼎之言為近然亦未究極至
元有天下薄海內外皆置縣使通絕域如行國中郡
守又特以河源事付諸多卿道指授其所紀載當有
證據然後知于關鹽澤崑崙積石皆河源所經至源積

通壁之常山一蛇形蓋為見其尾元鼎見其腹而都安所
至即書所記庶幾見其全體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十

渭水源出安定郡郿山北首入涇在唐地東至長川口利於漕
源由此可號望以距五路之地夫五縣當未築渠之前皆斥鹵墾殖
可以賴自被漢溝達為沃野○秦名鄭國渠初韓公孫奉使無東伐乃使
水工鄭國開秦全關運水欲以灌田中作而覺譽獻拔國臣臣爲鑄銘
數年之命世謀成萬世利也乃使申就說注填閘之水溉歸南之地四
萬餘頃收蓄一鍾子足聞中無復乏年○漢名白公渠太始二年趙中
大夫白公奏穿此渠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洛潁二百里莊田四千五百
餘頃因名曰渠民稱其陵歌曰尾入櫟陽注洛潁二百里莊田四千五百
除陂馬雲洪梁馬雨澆水一石其泥數十且溉且黃衣我禾黍永食京師
億萬之口○唐永徽間雍州刺史長孫祥奏置渠上塋礪以便水利至大
曆中田鏡得六千二百餘畝德宗三年嗣薛王知景早京兆界以鄠伯
渠梗農民不得歲三調輸獲舊道深浸如約遵焉廣元○宋名豐利
渠大觀中間開引渠脫澀水入渚者五天下與白渠會流七邑田五千九
十餘頃所謂洪堰者是也淳化初有民杜思湖上書言澉水內橋有名翠

十

臺得人不費費白公舉即今小龍潭是也上至家臺利渠五十六步
 二千七百餘步白公舉即今小龍潭是也上至家臺利渠五十六步
 己上三堰西北高而東南低泄水自仲山出由高而下河岸去水新舊今
 量得鄭公渠口至水面計高五十餘尺白公渠至水面計高十三尺相
 聽如此難於不致不可得也今費利渠至水亦高七尺有餘方新渠未開
 之時每歲差民起立石圍堰水費利甚廣而水益難滿是以王御史於上
 流窄處鑿渠止用圍一百八十箇宜其省費而水可通也然其底亦高河
 水三尺所立圍堰擊止三壘河流深處圍之高者乃至一大五尺浮坐於
 地每遇河水泛漲不禁衝突易石傾壞反不若渠深之便宜石安立穩機
 猶以爲固也今這水石安易石穩猶存是以用費益多民力益困詢諸
 衆皆言新石渠起于山脚地勢高於接流其底既比元言猶有三尺未開
 宜鑿渠底通行計料再令開鑿加深八尺如此不特固堰之謀先有五尺
 自然之水入渠其固但比水高五六尺則導受水之多不言可知宜計舊
 堰廣狹新圍高下即今三重之土截作九重圍堰既低且窄雖遇小漲只
 於圍上漫流而過不至衝激傾倒設使圍壞亦不妨自入渠之時此法
 之外無以復加且路較寬百餘步卑負兩壁開鑿水口二道當於此恐
 遇泄水暴漲及洪堰倒塌之時即下此間以備開濬水淤淤深連平流一開
 在泄水情近下十步渠身兩壁亦有切口四道並注龍澆田之後水既無
 用遂開此間泄水還河又當河漲之時或洶湧之浪不能卒下
 或已下而散漫用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不可廢而不知講也

—

漕運 漢書 敬詔侯安足曰 渭漕乾天 下兩給京師 諸侯有弊 順流而從上 從其議 定都焉 **武帝** 時大司農 卿常時言于帝曰 異時關東漕粟 要從下 此損漕省 卒而益 此損關中之地 得穀上 以為然 張湯等 問之 漕運大便利 曰 公上有書 欲通頻 關道及 漕事 下御史大夫 然發湯等 問之 漕運大便利 道故通多 阪阻 達今穿 渠斜道 反近四百里 而渠水通 河 斜水通 渭 宜可以 行船 漕從南陽上 汭入渠 絕水至 斜間 百餘里 以車轉 從斜下 渭如此 漢中采可 紡而山東 從汭無 限 便于 底柱之潰 且療 斜材木 竹 之 號 掘于 已 蜀上 以為 然 科 湯子 卿為 渠中 守 督 數 萬人 作 渠 斜道 五百餘里 通果 便 漕而 南陽 北 東至 潼關 漕運 四百餘里 關中 類之 命名 曰曰 水多 濁 石不 可漕 下 興城 北 東至 潼關 漕運 四百餘里 關中 類之 命名 曰曰 人 能于 洛陽 運米 四十石 經 底柱之 險 達于 常平 廣運倉 者 免其 征伐 或 引渭水 自大 興城 流有 淺澗 漕者 苦之 四年 詔左 康子 宇文 惟率 水工 鑿渠 濬內 便之 漕 帝 大業 元年 發 河 旬 諸 郡 男 百 六 十 餘 萬 開 通 濟 渠 自 西 苑 引 唐 漕 運 渠 枝 洛 水 達 于 河 又 引 河 通 于 淮 海 自 是 天 下 利 于 轉 輸 唐 漕 運 渠 縣 天 寶 二 年 京 兆 尹 韓 朝 宗 引 渭 水 入 金 光 門 置 潭 于 西 市 以 貯 材 木 大 曆 元 年 京 兆 尹 黎 幹 自 南 山 谷 開 漕 渠 抵 景 風 延 喜 門 入 苑 以 運 南 山 薪

歲○和初歲旱河涸沙而進米多耗泰漢時故漕輿城渠在咸陽西
十八里李石相奏咸陽令歸道治之東達豐倉自來漢以來訖無
漕渠自咸陽抵涇三百里可以罷漕之費其後漢自北魏之末
李固言以爲非時大開引於人陸陽均思非所便也諸道咸陽
統率之年以供農耕開中賴其利○五節唐地理志并源縣有此渠引
涇州水通渭武德八年十二月水部郎中姜行本奏開通渭之○廣運
渠明皇繼統天寶元年當鑿爲陝西鄠水陸運道以解渭漕運
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漕道並注豐倉下與渭合又與
長樂城新苑渠接于望春樓下運漕一年聖命無人爲之謀作而陝
縣尉崔成甫又廣之使人立第一紅馬號頭又使人鳴鼓吹笛以和之衆
船以次接續下明皇升樓臨臨臨大悅賜其導名曰廣運寶曆中
太倉廣運漕今使令司農寺牧管是歲渭山東粟四百萬石至京師○
三萬石開○於寶元元年陝西刺史李齊物奏三門運漕正月辛未奉
○戶部侍郎裴休奏林高轉運使以河渭縣今重漕事自江通渭運米四
十萬石居三歲米多漕省百二十萬石凡漕運于京師如此而已代宗
廣德二年劉晏領漕事晏即監利准備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
不入汴船不入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漕揚州汴河之運漕河陰河
船之運漕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德宗貞元初開漕宿兵米斗十錢太倉
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什斗漸省德宗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其中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十五

不能離渭以充龍航員重倉米給軍軍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
上憂之會轉運米至陝上者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皇明大廟中延隆用兵日久戶部尚書楊爵上言曰何羅出往微河倉入
又起預備之利民困財所不忠言惟黃河乃漢唐漕運河即今盛船本
茂運米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折津之險而古人創倉之法爲當三門之上
有小河徑通延隆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迎逆運房數運船可足而
民力蘇或備漕運數千艘赴陝就今教習山西陝西河南之人待舟楫通
乃許運運且可順帶斯糧數十萬以充淮運則國利大有增矣詔悉從
之或曰此難事也他人不能運所司便請募行時亦晚矣竟沮其議
按西安之境曰御白曰六輔渠者皆秦漢時所鑿曰龍首曰通濟渠者趙
宋及我 皇明時所鑿此外南山諸谷之水多流而入渭倘皆自山麓鑿
而爲渠以溉稻及禾則東西千里盡爲沃壤又何旱暵足患之又(須)諸道
與虜壤相接有河有渰地卑而水多爲溝爲池以灌以溉則陝防踰于城
陝收獲易于轉輸餉餉自金湯謀外靖而內安矣

舊唐書食貨志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使宜事條曰江南戶口
稍廣倉庫所資惟出租庸更無他法沿渭水陸運道轉運糧米功力難勞倉
儲不盈露元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米州正二月上進至揚州八斗門即
進水淺已有阻礙須第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
淺又船運停滯至六七月始至河以卸運至河汴水漲不得入河人須停一
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沿洛乾淺船艱阻艱難停滯極難
幸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擇行日少糧食耗費不足又折因此而生
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輸河汴水更爲艱難伏見國家舊法往代
成規得利便其以長長六河之元置五平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
使駝駝轉運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洛河即於倉內安置及河陽倉柏屋
倉太倉倉水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且細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冊 陝西上 十六

在倉不運遠載不費久耗比於塘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置武牢
洛口平倉江南船至河汴即卸還本州更得其船免運并取所減脚錢更
置江淮運道倉每年利得一二百萬石即望數年之外倉庫轉加其江
淮倉倉下運不堪久貯若無船可運三四年色變即貽費費費公私無益
孰全不省至二十一年權卿爲京兆尹京師西水害極穀價踊貴至宗以
問權卿奏稱京師觀水漲之際權卿奏京師西水害極穀價踊貴至宗以
今因用漸廣漕運數倍猶不能支從都至洛河路艱險既用陸運無由廣
然若能東河運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當萬計且江南租船候水始進
吳人不使漕艘而吳所在停滯日月既淹連生漏盜臣望於河口置一倉
納江東租米使欲船駛從河口即全入河洛官自領船載運三門之東置
一倉三門既水險即於河岸開山車運十數里三門之西入置一倉每運

食倉即設下野湖水通即運水細使自太原倉所河更無停滯所有銀
萬前漢即國中平月稍欠及隋亦在京既歸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賤
上原然其言至二十二年八月置河東縣及河陰倉河而柏屋倉三門東
集津倉三門西鹽倉三門山十八里以避流險自江淮而所鴻濟運細
河陰倉自河陰送細倉嘉穀又送細倉原倉銷之北還自太原倉汴口消
以實關東上大侯等以理細倉實則停即國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江淮河
南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遠河東少府吳為判凡三年運七百萬
石省陸運之備四十萬貫舊制米都倉委積江淮又米載以大興而西
至于陝三五百年而解計備錢下此糧即所省之數也明年糧辦梓潼中
而蕭吳代為二十五年運米一百萬石二十九米既即太守李齊物警三
門山以通運關三門蕭輪嚴險之地停員率引戰舟于安漢自齊物始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十七

天寶三載李整代蕭吳以漢水作唐運漢於江合之末而錢唐為

順治十七年八月御史高 疏言當年蜀省初闢地

農民逃大兵雲集糧餉為急故議歲發銀兩于秦之漢
軍等屬招買糧米運送略陽轉輸川北為進取之資
每米一倉斗價銀一錢三分運價銀一錢五分各府州縣
雖略近者數百里遠者不下十里其間山徑崎嶇車載
難行多用騾運每壯騾一頭止載五斗窮民肩荷不遇
二斗有餘跋涉長途苦楚萬狀方得抵略交倉盤費數
斗始完糧一斗大約往還月餘度骨消磨殆盡至飢寒
老弱病死中途者半米不知凡幾矣以秦民如此一難然
僅運略陽耳自略陽以及保寧又經千里難數有營將督
理運事而挽船水天仍用秦蜀之民至而保寧復運重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十八

度又經二十餘里船則官船水手水夫實皆派取百姓計
每運米一船用白水手二名每名工食銀十三四兩不等水夫
六名每名工食銀十二三兩不等凡此皆里下私相幫辦控訴
無門者大川州縣滑灰墻上後只此一事每歲運至四五
次賠累至千百兩有濟于兵食民苦亦所不解然倉米
屢經船載池爛陳朽半不堪嘗散給兵丁車賤變賣
于市買應口熟食為一時充腸計是以有用之金錢填
無益之豁壑無怪乎兩省歲一轉輸而川兵時困乏也

宋鄭文寶子仲賢父彥華為平午衛大將軍靈州為繼處所國史
謂以銀夏斤國不毛利在青白鹽請禁陝西勿市而食河東鹽
以困繼處乃詔陝西數市夏鹽者抵死數月民犯者眾或人乞食
益寇繼處小康保屬族是為餘亦販河東商販少利率而出都
軍汝罕之陝民無食鹽乃命知制誥錢若水馳說悉地禁使仍市
戎鹽乃定 戎鹽今花馬池大小鹽池也宋人不能禁諸境外而
今額禁諸境內鳳漢之民是以乏鹽而冒禁私販者眾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十九

范文正集

連克堡在鎮戎軍而南與德勝堡相連又定川若諸葛亮城皆在鎮戎界常有
蕃賊至此公遣張建侯往救應
長武寨在涇州西賊寇邊公與鄧繼隆部領軍馬繼州取長武路往涇州
策應後又聞賊分軍回奔保安軍上南公又差地檢宋良部巡檢趙明部領
漢軍馬長武部巡檢
萬安寨在保安軍八十里初延州有一將軍為在保安軍駐劄費用糧事供應不
辦乞公將保安軍所駐軍馬抽還於萬安寨就食糧事却將萬安鎮一將軍馬
抽還延州亦只八十里
馬鋪寨通近後檢白豹寨每有賊馬出來公修此寨時兵馬不多只是據河而
山嶺特重下若不與進退其營城十日內泥築并泥飾了當
木波寨在環州正當賊來大川路惟賴諸寨番部熟戶同共防托公恐熟戶二
心未可倚休進保舉神世衛知環州以軍籠番部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二十

定遠若在環州公嘗令劉貽孫至此相度唐霸泉一帶三寨接連鎮戎軍去處
明珠城二寨在環州之西鎮戎之東二寨之北有唐霸泉公併兵於其地修
起城寨約二寨
華池鳳川平戎三寨皆在慶州東平戎去延州德靜砦七十里華池去德靜一
百一十里鳳川去德靜一百二十里公指揮慶州并諸寨巡邏往入中白米却
告示客旅誡令於東路延州界界平戎鎮添價入中白米
慶州路有美泥窟泥大城寨等處小砦公只差兵士百十人防托如賊馬大駭
入寇便令歸側進大城寨內一處防守所費不致枉陷軍民人心稍安
薄寨在石可嵐軍大山軍之間公以火山軍城中無水寨地窄狹難守寨於
中路薄寨莊擇地共修城寨
東關城在奇嵐軍山寨外公以奇嵐城小將東關城築作大城檢計到土上五
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上
神掌堡銀城寨在麟南五十五里公令經略司相度與麟合人戶耕種住生糧價

神樹寨在延州府州於鞋斜分端正平等要處置入寨兩生又置堡于三堡
華寨城在秦州田况等情修築公案云依田况所奏早賜指揮

傳宣平明等處所居公署令將所轄境內地畝帳
查明城在延州公署議近重脩金明城且北得北面入東北廢都承平南安兵
軍而車等寨後東西四百里更無藩籬可以禦寇候金明城了方脩寬州以禦
東北

恩川寨在慶州東城被山坡直下臨注或有西賊圍閉矢石入城樹標不下公
睦李至諒宋良同往恩川相度得本寨東峰入臺山上四面軍圍及山脚下有
好水泉可以置寨令于前李安士等查復與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而前崖近下
俗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照本州通判范祥相度令新修寬城分修寨修營
軍營倉房軍場庫署及城上皆安置敵樓

唐龍鎮與契丹對岸在府州之北豐州之東其東南大山軍對岸公奏乞將該
唐龍鎮七寨入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二十一

致寬州在延州東北三程公言昨廢却承平寨門等處惟此一處最為扼要
賊膽臨官相度一併下手脩築後以委之以寬州城為青澗城

鄭城縣在鄭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四程北至鄭州兩程至延州五程公言朝
廷建鄭城縣為軍以康定為名管鄭城縣并於同州割一縣為之屬建倉庫營
房所有同州府府南稅於此送納後公又令知鄭州李至諒相度在諒差劉家
樓將帶近人往鄭城修築城牆高一丈八尺闊四尺五寸而收一尺五寸舊馬欄
九舍三百間整得馬二百足安下得兵士四千五百八人查修營圍二十八箇計
度到二萬九百九十五工

延州城在寬州東南四十里公言請於朝乞以延州縣為延州城云彼中人烟
不少更有井泉勝於寬州城

肅遠馬鎮定遠水和安塞等若在環州界即諸寨城墻低下增修濠溝公理環
州州界兵軍士及和堡八夫情弊

細腰城公令將舊所築公入勘會本城至環州及遠路三十七里西至鎮武

軍乾恩寨六十里南至原州柳原鎮七十里其地界遠近所修城寨地土并
使近番到九屬環州東本是環慶邊界重情延肅細腰城東北板井川是西賊
來路在細腰城及遠寨之間係屬環州地方緊急若有奔衝即須安遠若與細
腰城互相救援就環州節制甚便查朝廷撥備環州

萬安寨在延州西北往保軍路中路舊無城若公差周美郭廣揚麟部領延州
廣施西施八戶并兩軍脩築計度到六萬一千六百五十七工并修築敵樓戰
棚

營林縣地在延州東二十五里就屋為城青化鎮在州東六十里查陳永福
郭鎮臨真營林兩縣人戶修築計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工

甘泉縣城在延州南八十里公差任世京郭坊州丹州八夫情弊計六萬五千
三百四十五工

承平寨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在青澗城西八十里把截得承平川大路寨北大
里河約六十里自承平鎮在大里河北居住公署請備備此若以通番賊不便

天下即國利病書

卷第十八册

陝西上

二十一

延州之初情之時劉部署司那馬大為之備軍工之役只請得二十八莊劉
南安寨在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在青澗城正北七十里北至路州四十里去
無定河二十里公署欲脩之以兵去水泉稍遠來否神世極欲於青澗城北四
十里南鎮鋪南安寨中路創修一寨

修築寨在延州北八十里當約所破公相度舊若而五里地名龍平口與置
一寨把截安遠寨月鏡口川賊馬來路

胡家川寨在延州初胡朝經得乞修築于城公差欽直楊麟興工鎮州中請計七
萬四千工恐難了當公差差推官何涉與胡朝經相度於胡家川莊北面查接
山上修築一寨計三萬三千餘工下面川口是德靖岩保安軍來路地勢甚美
要害只差本寨熟戶人工官給日食料差雇軍三百八人往補助工

三關城在延州公署招討都撥諸州差到兵士五千八人興脩

善遠鋪在延州康定二年四月公差使臣趙毅西賊抵北奪得八馬駝牛驢
半山驛新居驛在解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間當國朝臣上言誠廢公署與明

錫至北軍馬源之無支請軍料去廣公言郡廷路遠是也去處日有軍馬使
及命過往運糧是州情補二縣每有過往使分軍馬或過明直到中路甘泉
縣即支給一日口糧等物若此而宣及山河水漲即於新店軍山止宿
稍厚張在環州及邊岩與縣兵軍乾與塞相望八十之周為義渠朝郡二部之
阻其南有明珠城之族公言言能進兵據額爾格為城壘北新賊路則二族
自安且無異志後竟於此地築城招徠明珠城二族
水洛城在朝郡之西秦庭又水公言秦言秦應軍馬由儀龍二州十程始到如
能進情水洛城而賊入秦庭之路兵利甚大非徒道路之勢固以張三軍
之威者也

大學衍義

自昔守邊者皆製示代之舊法因秦唐因隋其邊城皆往往皆仍故迹惟我
朝守邊則無所因襲而創為之制蓋自唐天寶以後河朔以多為方鎮所
有其朝廷則自備費安撫以若南詔而已五代以宋石晉以燕雲路契丹而河
西盡屬拓跋氏宋人以此內地為邊境金元以真臘與無有所謂邊者我
得天下於中國蓋當英狄極東之際適於西北邊城立為府院親重兵據要害
無皆在邊境而未嘗遠或境外和唐漢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邊防重鎮回軍
而回大同而日麻回遼東回大寧永樂初軍於大寧惟存回鎮寧安守鎮寧於
永樂之初據險控制始於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邊境分事之於
置者也今分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處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河
套者南者關馬河也前代所以嚴重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在
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寧有在河套之外者故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乘輿而入
屯結其甲以為吾內地之機幸其素無深謀未用華人之計不為據地之策是

以世承出往有強即去似若無足為意者然謀事貴乎先防患貴乎豫往者假
固嘗深入矣諸省處其為內地者百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
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議及之者萬一兩河以虞之失大事之未來豈能
先行且百無計之萬全者不可不先為之計乎蓋古語通為之慮今日西北諸邊
但宗以來所以滿禦之其固已詳盡惟此一處偶未及之非遺之也華蒙未萌
也今則已暴著矣所以先事而豫為之防者茲其時矣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
卒守其內而拒其虜於外茲地則虜及人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及在吾外處
故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紮者必有其地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
一推求其故於其所經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於其所屯紮之處則先據其形
勢而但幸其眼前之無虞而必為後日之遠慮諸君若謂置為城壘則銷餉為
難所至於漢人之勞費蓋思結連之建國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而從得食水
不其明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種麥漢人於境外種麥之地而為之七營以此乃
在黃河之南以邊之地矣日請下令制議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遠避之隙適由